



音韵如诉



她匆忙跑回来米福德茶室想要找水来清洗眼睛。捂着眼睛的她恰好被正在茶室里等候另一班列车的哈维医生看见了，热心的哈维医生主动帮她取出了沙子。

泪眼中的一粒沙

□南西

没有什么比“相见恨晚”这四个字更能掀起情感的波澜了——1945年的英国电影《相见恨晚》，单看片名，一颗好奇心已然被勾起。

复古荒凉的钟声，蒸腾朦胧的雾气，轰鸣呜咽的火车声，拉赫玛尼诺夫的《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》，影片开篇，就营造出一种忧伤肃穆的气氛，预示着即将开启一个关于情感的离别故事。

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，生活中并不乏这样的桥段。尤其多愁善感的女文青，对心灵契合的渴求更高于常人。当她终于遇见了一个如知音般的他，他们会如何处理这段迟来的感情呢？

劳拉，曾是一个快乐的妈妈，有一个宠爱她的丈夫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每个星期四，是劳拉一周内最自由放松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她会搭乘列车去米克福德采购下一个星期的物品。通常，她会先去图书馆还掉一本读完的书，再换回一本想读的书，然后给孩子们买生活日用品，然后独自去吃午饭，然后再一个人去看电影。晚上，在列车进站前，她照例会在月台旁的米克福德茶室里坐一坐，点一杯茶水，边读书边候车。她把每个星期四，称作为她的米尔福德日。

某一个星期四，在即将登上返家的列车时，劳拉的眼睛被呼啸而来的列车扬起的巨大灰尘弄脏了，她的眼里进了一粒沙。她匆忙跑回米克福德茶室想要找水来清洗眼睛。捂着眼睛的她恰好被正在茶室里等候另一班列车的哈维医生看见了，热心的哈维医生主动帮她取出了沙子。

一段相见恨晚的情感，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
劳拉喜欢诗歌，喜欢读书，喜欢古典音乐，然而她的丈夫对这些一点儿也不懂。相反，萍水相逢的哈维医生，却能对音乐做出恰当的点评。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两颗心不由自主地吸引、一步步靠近。哈维医生在米尔福德有份支援当地的工作，他们相约着在每个星期四见面。他们一起去看电影，去植物园玩，一起划船，沿着小溪走过一座小桥，依偎在桥上看河水潺潺流淌。

甜蜜的婚外恋，填补了劳拉平淡婚姻生活的空虚。她的心里，不禁悲欣交集。一方面，她并不想伤害家庭；一方面，她的确时常情不自禁地幻想能被哈维医生拥入怀中。她想象着两人一起坐在巴黎歌剧院的包厢里欣赏乐队演奏，又或者一同坐在威尼斯小船上沿河飘游，曼陀林的琴声随波荡漾……终于，偷偷摸摸和鬼鬼祟祟向亲人撒下的谎言让他们的快乐不堪重负。也已有家庭的哈维医生决定接受一份前去非洲的工作，他们在米尔福德的月台相遇，也在这里告别，发誓从此永不再见。

很多电影人喜欢将故事背景设置在“站台”这一空间场所，因为最美好的画面，永远是在离别的时候。“站台”可以说是梦想的栖息之站，也可以说是精神的回归之站。就像劳拉和哈维医生之间的恋情，在站台上展开，也在站台上告退。他们选择放弃恋情，是为了忠于彼此内心的信仰。懂得在错的时间戛然而止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呢？幸福婚姻的关键词从来不是任性、无视和欺瞒，而是成熟、担当和坦诚。

影片末尾，劳拉以心灵忏悔的方式向丈夫坦诚了一切。丈夫说：“谢谢你回到我身边。”说完，他深深地拥抱了劳拉。他用宽厚的胸怀诠释了婚姻中另一个珍贵的关键词，那就是——宽容。

回到开篇。米尔福德的月台，有如秋风一般萧瑟。伴着雾气和轰隆声，一辆列车呼啸过来。此时，拉赫玛尼诺夫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之第一乐章缓缓响起，宛如低沉的钟声一记又一记地叩击着心灵……眼前是黑白古老的影像，耳内是忧伤柔情的曲调，瞬间，一颗心就地被掀起、揉碎，像被石子搅乱的湖水，一圈圈涟漪泛滥开来。

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，拉赫玛尼诺夫有两首代表作举世闻名，这就是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和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，听众们亲昵地称呼它们为“拉二”&“拉三”。肖复兴曾写过一篇《冬天和春天里的拉赫玛尼诺夫》。在文章里，他如此评价道：“第三”像是一个刚劲有力的哥哥，“第二”则像是一位柔情万种的小妹妹；“第三”像是一条湍急飞驰的大河，“第二”则像是一泓山岚树影倒映摇曳的深潭；“第三”像是清晨跃出海面的一轮金色的太阳，“第二”则像是黄昏回荡在晚霞里的清亮的钟声。

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里常常充斥着灰蒙蒙的色彩，他习惯在阴郁和神秘的气氛里创造音符，阴郁的情绪贯穿了他一生创作的基调。事实上，“拉二”便是拉赫在长达三年忧郁症痊愈后创作出来的。作为贯穿《相见恨晚》的背景乐，柔情万种却又忧伤哀婉的“拉二”，恰好映照了女主角失意迷茫的感情生活。

然而仔细再听几遍“拉二”，你会发现它并不完全只有悲伤，而是伤感中藏着明亮的希望，如同劳拉和哈维医生的感情，没有在错的轨道上一滑到底，而是及时迷途知返，终得释然。也正是这首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，将拉赫玛尼诺夫从心情的沼泽中拉拽出来。难怪肖复兴说：“不知怎么搞的，忽然觉得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是属于冬天的，第二协奏曲则是属于春天的。”

提到“拉二”，还想提一提王羽佳的名场景。王羽佳是郎朗的师妹，钢琴界的女魔王。传统印象中，女钢琴家基本都是穿着长至脚踝的礼服来弹奏，王羽佳却是“穿着最短的裙子，弹着最难的曲”。每次演出，她的着装成为一大亮点。有的露背，有的露背，有的银光闪闪，有的艳丽妖娆，彩虹七色就没有她不敢尝试的。2023年1月28日，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内，王羽佳照例身着超短裙，踩着恨天高，以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完成了拉赫玛尼诺夫五部作品的演出。演出完毕，指挥家雅尼克双膝跪地，向王羽佳表达由衷的佩服，一时成为坊间热议。当晚演出还有一个意外的小插曲，当王羽佳演奏到“拉二”尾声时，一名观众竟激动得晕倒，幸亏没有大碍，这也侧面证明了“拉二”是多么令人激情澎湃。

A7| 紫琅茶座

“钢琴家”

□刘剑波

路上要注意安全啊。可是，他女儿刚走了几步，他就嚎啕大哭起来，误以为女儿要回加拿大了——白键与黑键转换得太快了。这其实是一个坏兆头。白键与黑键转换得太快，其结果就是，他将最终停留在黑键上。原来他的键盘有黑白两个键，随着时光的飞逝，他最后却只有黑键了，他的所有日子都变成黑色的了。

在他最后的岁月，他经常像个孩子那样动辄哭泣，有时哭得撕心裂肺——他会意识到大限将临吗？他变得越来越依恋我母亲，只要一时刻找不到我母亲，他就会恸哭起来。而当我母亲出现时，他便从黑键来到了白键。他哭泣时，无疑深陷在黑键里，犹如深陷在泥潭无法自拔。某种程度上而言，是电视拯救了他，或者说，是电视引导他的手指从黑键跳到白键上。但这种拯救显得多么苍白啊。在他生命倒计时的几年里，电视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。他喜欢看戏剧频道，允爱看京剧，他那看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表明，他看懂了，像正常人那样陶醉在美妙的故事和咿咿呀呀的唱腔里。但他不会一个晚上都盘桓在白键里，他看着看着就打起了瞌睡，接着他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他的嘴微张着，发出有节奏的鼾声。如果他能在白键里睡一夜多好啊。我母亲为他盖上一条薄毯，把电视也关了。我母亲刚转身，他就咕哝起来：我听见了说话的声音，这些王八蛋不让老子睡觉。他在白键里只待了片刻，又移到黑键里去了。他怎么那么向往黑键？他是不是觉得黑键才会让他觉得踏实？他是不是觉得黑键才是他最终的归宿？目睹这情形，我们只有伤心的分，我们无法把他的黑键藏起来，我们更无法只让他弹白键，除了老天，谁都没有办法。到最后，他只拥有黑键，他生命的键盘上只剩下了黑键，我们也大大松了口气。以前，他多辛苦啊，在白键

只有破译了那些谜语，我们才能知道他他还和我们待在一个维度里，他并没有离我们远去。他的内心和他的身体一样，能让我们触手可及。总之，我们会觉得生活还是完美无缺的。事实上，无论我们怎么使出浑身解数，我们对破译工作都无能为力。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，我们悲伤地看着他一点一点离我们远去而束手无策，只有他弹奏的琴声伴随着我们，而我们知道，这琴声也在一点一点离我们远去，最后就会戛然而止。是的，除了悲伤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就像我们在年轻时碰到喜事一样，除了快乐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

一开始，他的键盘黑白相间，显得泾渭分明，有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意味。他总是弹一阵黑键，再弹一阵白键。糊涂过后就是清醒，然后再糊涂，再清醒，轮番交替，推着日子往前跑。比如，几年前，我姐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。这个消息早已被我母亲反复灌输进他脑海，所以，他有时会掐着指头计算——有装模作样之嫌，问我母亲，（她）到底什么时候回来。母亲说了一个具体日期，他很庄严地点了点头。显然，这时他的指头正按在白键上，奏出悦耳的乐曲。几天后，我姐姐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她无数次想象踏进家门时老父无比惊喜的场景，并且，她自己也被这场景感动了。但事实上，当老父看到她时却面无表情地问她，你是哪个？这时，他又开始弹黑键了，音符紊乱不堪。第二天，他终于拂去心头的阴霾，终于认出他的宝贝女儿了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指头又挪到白键上了。他温情地跟女儿聊了起来，内容从国内到国外。他跟女儿回忆起往昔温暖的日常生活，用快活的眼光紧紧盯着女儿。几天后，他女儿对他说，要去南通看望一位朋友。他点了点头，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应该去看看朋友。他送他的女儿到楼下，还嘱咐说



我进屋，从柜子里抓了一把糖果，穿过那片草地，往他手里一放。他无声而笑，显得很不好意思，说道，平白无故吃你的糖，罪过呀。

住在我对面的老人

□江徐

喊他一声爹爹，自然也从未听到他那里传出笑语欢声。那么，每天中午来煮饭的大概是他子女雇佣的钟点工？子女为何不把老人接过去一起住呢？或者送到养老院里兴许会好些，至少热闹些？他自己执意不肯去？有时，我不禁要有这些猜测。

只要不下雨，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端坐门口，向东望去，有时还会浮现似有似无的微笑。他在看什么呢？晴天，还有太阳从楼顶冒出来，快速画完一个半圆，又悄无声息地从另一幢楼顶隐没下去。如果是阴天，只剩苍白而斑驳的墙壁杵在那儿，被参差不齐的楼顶以生硬线条划出的逼仄天空，是灰暗的。从未跟老人聊过，他时而显露的淡淡的微笑到底因何而起？往事中念念不忘的那一部分吗？都说到老年，记忆容易滑入遥远的年幼时期。或许，他曾拥有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，或者青年时期？

老人独坐门口的样子时常让我想起外婆。曾经有几年，外婆去北京帮小姨带孩子，年底回来，乡邻们围过来，纷纷表示羡慕，哎哟，去过天安门啦！看过毛主席啦！长城也爬过啦！外婆在大家面前表现出欲隐还露的得意之色，告诉那些一辈子都没走出过乡镇的同辈人——女儿家住在一楼，上上下下不用爬楼，有电梯，电梯里还有专门开门关门的小姑娘。站在窗口能望到老远，到处都是高楼。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气……暑假我去北京，外婆在我面前说，她一直想着回去，住得

兼得斋夜话

艺术的魅力在于能给人们不断提供新鲜的审美体验，就像大自然在每个季节都呈现不同的风景一样。

王个簪的“古味新样”

□杨譞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不少著名印家投入到用今文字入印的创作探索中，个簪先生在创作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个簪先生有一批今文字印，在不大举挪移、增损、改变楷、隶书写法的情况下，通过调整点画走向、外形姿态等方法，使入印文字便于布局，线条富有古雅的韵味，从而达到从传统中出新，“风竿不断线”的目的。如《独有英雄驱虎豹》《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》等印。在《独有英雄驱虎豹》一印的边款中自述改造印文的路径：“试用篆、隶、楷三体结合刊是印。一九六四年十月，个移记。”他还曾用此法刻过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一歌组印，一句一印，印印不同，新鲜有味。

今文字印的出现与今文字的出现几乎是同步的。一秦代墓葬中曾出土《少内》一印，隶书；汉代有《茅阴吕长》《西阳长印》等印，印文中夹杂有明显的隶、楷书；南北朝有《零陵太守章》，字法介于隶、楷之间。这类印数量不多，且刻制粗糙，多作为明器使用。宋代偶有隶书巨印出现在官印中，元代元押风行，印中第一字为汉字，书体楷、隶、行都有。现在能看到的个簪先生第一方楷书印是《白丁》，旁有吴昌硕批语：“欠古。”此印当是青年王个簪今文字印的试水之作，确实显得生硬做作。他后来刻的楷书印《王启之印》《王个簪金石诗书画印》等，采用北碑体楷书入印，运用界格帮助“印化”，都是较为成功的作品。隶书印《启之》，构思奇特，布局精妙，一印一法，古雅有味。

在个老众多的今文字印中，我以为最为出彩耀眼的是他的简化字隶书印。如《革命样板戏唱词选刻》《自以为非》诸印，古朴优雅，平中寓奇。布局不用界格，然能构成和谐之整体，奥秘在于其刀法，字法均有浓重的“汉味”和“印味”。纵观印史，形式之外，构成印章诸元素是否具有传统印章的“印意”与“印味”，也是帮助实现“印化”之一法。可以这样说：个老的简化字隶书印，格调清丽质朴，给印坛贡献了一种“新的样式”。

艺术的魅力在于能给人们不断提供新鲜的审美体验，就像大自然在每个季节都呈现不同的风景一样。有人说王个簪的篆刻谨守师门，没有新意，这是无视他不断尝试突破这一事实而得出的片面结论。能入能出，不以妖妍媚俗，在他人或许只是口号，在个老则是一辈子的努力与坚守。